

故乡吟

梦里老村

衣杰文

以前,我一直渴望离开老村。我曾怀疑自己的眼光是不是有问题,总觉得老村如同一条病恹恹的老狗,蜷缩在方山脚下那条离公路很远的山沟里。记得村村通公路已经很多年了,我回家还要走那条坑洼不平的烂泥路;记得每次出外上学,总要步行走很远的路才能坐上去城里的汽车;还记得,因为收苹果的大货车不能开进来,乡邻的苹果只能低价卖。

老村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老得已经挪不动脚步。因此,我读书的目的很功利,走出老村,成为我当年唯一的奋斗目标。

父亲曾不止一次在我面前念叨:“好好读书,到城里念大学。”如今我已经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也实现了父亲的目标。我离老村越来越远,可时间越久,越觉得似乎有一根长长的线牵扯着我,时间越长牵扯得越厉害。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梦里常常会出现老村的房舍、磨盘、水井、古树……老村的一切,如放电影似地在我眼前闪现。

老村不大,东西长不到一公里,南北宽约五百米,仅有二百余户人家,当年,生产队将村子分成五个小队。老村原来仅有一条东西贯穿的大街,在我十多岁时拓展成了东西两条街。除了这仅有的两条大街还算宽敞,南北全是一条条狭窄的胡同。它太老了,多年一直保持着那份沧桑,即使我多年不回家也能很容易找到曾经居住的老屋,很容易找到曾经乡邻的老屋,虽然乡邻已经搬到村头的新房了。

走在老村古老的街道,我仿佛回到了童年,和一群同样大小的伙伴在狭窄的胡同间穿行,乐此不疲地玩着各种游戏,一直玩到黄昏。老村房屋低矮,成年后我回老村拜年,进到许多人家都要低下头来,以防被门框碰头,很难想象以前

的人是怎样忍受那碰头之苦的。

砌屋的石块大多是不规则的鹅卵石,我总担心有一天它会塌下来,但是印象中它一直那么顽强地立着。老屋的石墙大多不用水泥,只是用黄泥,稍好点的用石灰抹平。这已经算是高档的了。老村的房屋以前是茅草苫顶,现在已经不见踪迹,换上了红瓦黑瓦;院门斑驳,窄得两人并行都要侧着身子。就是这样一个老村,却已经在风风雨雨中存在了几百年,人们一代一代在此繁衍生息。

老村中间十字大街旁有一盘很大的石碾,石碾把老村分成了东西两部分——东疃、西疃。石碾那儿也是村人闲聊之所,小时候,我常常和母亲到石碾那儿碾米。微风轻拂的春天,或是暖暖的夏日,妇女们爱坐在石碾边的石块上纳鞋底,拉家常。男人们在石碾边的树荫里走五子棋,甩扑克。石碾悠悠,咯吱咯吱的响声与男人女人的说话声融合在一起,形成一首没有曲谱的音乐。老村在阳光下慵懒地呼吸着,满足地生长着。

老屋前后往往有一棵高大的梧桐树,或是榆树。梧桐开花的时节,从方山上往下看,老村好像被一片紫红色的云笼罩着。星期天,我常常和伙伴们相约到村西的方山打柴。方山在我眼里如同神秘的仙境,我常常痴迷地看着,忘掉了自我。我也会和伙伴们争抢掉落的梧桐花,吮吸着梧桐花甜甜的汁液,心中被惬意和满足包围着。

老村东面大街旁有一面两层楼高的高大石墙,那儿曾经画有站立的伟人画像。伟人身穿风衣,目光炯炯直视远方,画像两边是一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对联。我和小伙伴们常常会念叨这两句自己不太理解的伟人名言。

老村东西两头各有几个生产队的饲

养院。记得东头是一队、二队的,西头是三、四、五队的。小时候我常常和伙伴们在冬日的暖阳下,在堆放的玉米秸垛、花生垛中玩捉迷藏;也常常晚饭后到饲养院的大火炕上听大人们讲趣闻轶事;也曾经和父亲一道到饲养院旁的记工屋去记工分。我还曾经到饲养院看大人如何把马儿拴上马车,看大人把骆驼放上驴背……如今,饲养院没有了,村头建起一片高大的新房,鳞次栉比,吞噬着我的记忆,连同已经逝去的童年。

老村饲养院北边曾是瓦厂。那是一个很大的四合院,四合院东南、西南有两个进出口。瓦厂内有玻璃镜子厂,在四合院西北角,占有两间房屋;有铁匠铺,在玻璃镜子厂东面。我常常和小伙伴们在儿玩耍,听铁锤敲打的嘭嘭声,好奇地看着通红的铁条被敲打成需要的形状。铁匠铺东面有个拴马桩,那儿经常有南村北疃的人来钉马掌。再往东就是连在一起的机器房。时代进步了,石碾已经很少用了,机器房的磨面机几乎每天不间断地响着,我常看见机器房的工人像一个个白人似地在那里忙碌着,我也看见村人扛着刚磨好的面粉与工人谈笑……

老村东头路边是一眼很深的水井。每日饭后,村人便挑着水桶到井边打水,水井的水很凉,喝起来甘甜。南来北往的人走到这儿爱歇歇脚,一边和村人说着闲话,一边赞叹水的甘甜。传说这眼水井是龙眼,能保老村财源滚滚,长流不断。

如今,水井还在,石碾不见了;记忆还在,饲养院不见了,瓦厂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新房,还有宽阔的大街,平整的水泥路。现在的老村已经萎缩到村子西面一点点地方,那些老屋茕茕孑立,如同风烛残年的老人,逐渐变成我记忆中的相片。

诗歌港

雨中

林基强

雨季是生长爱情的季节
绵绵的细雨
青翠了无边的田野
也打湿了我干涸已久的心田

玉米叶子沙沙地述说
迎合了雨丝无尽的缠绵
花生在膏泽的黑土里群舞
喋喋着彼此欢愉的汪洋

知了叫了,一声长
一声短,蛴蛴鸣了
一声深,一声浅
我的心鼓响了
汇进了这天籁的和鸣

那悠长悠长的乡间路上
一袭长裙窈窕着走来
没有油纸伞
只挟着草木淡淡的清香
雨水打湿的乌发
贴着纯净的容颜
一尘不染,踏着狂野的绿色
消失于朦胧而幽深的雨帘

我喜欢这细雨中的旷野
放空心里的繁杂和负累
一任这飘飞的清凉、纯净的青翠
直抵心扉
甚至可以让莫名的惆怅
荡涤尽一切染尘的过往
只为在这清凉界里
恣意飞翔

一轮圆月(外一首)

于金玲

看哪,它用无声而坚定地步子
走在天空的海洋
方向明确,不可阻挡
哪怕高山、流水、云朵、浪花

或圆或缺的步子
是母亲的一生
像攀爬也像抛弃
像跌落又似跳跃
也是我永远读不懂的深度

此时,如母亲明亮的眼神
时而全神贯注看我,时而半遮面
但丝毫不影响它的光亮
高挂在无垠的天空

◎雨后

海面无风,流水晶莹
我的灵魂奔放不羁
天空蓝得空灵,岸上满铺着青草
无限的绿色那么温柔清新

几只小鸟飞过
僻静的深处倾泻出你的歌
我要把天地之美
放进我的诗篇
包容万物且超然物外

父亲的石头河

姜瑞光

在记忆的深处,故乡有一条流淌着岁月深情的石头河,那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河两岸草木葳蕤,杨柳依依。那是父亲常去的地方,也是我童年时光中充满向往的神秘之处。

石头河,顾名思义,河床上布满了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石头。河水在石头间穿梭,激起白色的水花,发出清脆的声响。父亲总爱带着我来到这里,他说,这河水里有生活的智慧,石头下藏着岁月的故事。

父亲的身影在石头河旁显得格外高大。他挽起裤脚,踏入清凉的河水,熟练地翻动着石头,寻找着隐藏在下面的小鱼小虾。我则在岸边,睁大眼睛好奇地看着,期待着父亲能有所收获。每当他抓到一条鱼或者捡到一块特别的石头,都会笑着向我展示,那一刻,他脸上的笑容如同阳光般灿烂。在我刚上初中时,适逢学校勤工俭学,学校要求每个学生要交纳一百公斤青草,用于饲养学校的羊和猪。父亲就是在石头河东侧的水沟里,赤着脚为我

割的草完成的任务。本来是拿笔的手,握起镰刀来显得很笨拙,握着镰刀的手很生硬,但父亲还是一刀一刀割够了青草。当我们爷儿俩把青草绑在木车上时,我发现草绳上有斑斑血迹。那一刻,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眼睛湿润起来,发誓要好好学习来报答父亲。

父亲对石头河的感情,不仅仅在于其中的物产和故事,石头河似乎能给他的创作带来很多灵感。他经常坐在河边的大石头上,默默地凝视着流淌的河水,仿佛在与这条河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对话。我问父亲在想什么,他说,河水带走了时间,却留下了生命的痕迹。那些被水磨得光滑的石头,就像我们的人生,经历了挫折,才会变得更加坚强和有韵味。我忽然想起祖父,一位支前模范老民兵,肯定在这条满是石头的河里留下了很多印迹和故事。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明白了父亲话语中的深意。石头河不仅是一条自然河流,更是父亲心灵的寄托。在写作

的间隙,他会到这里寻找片刻的宁静和力量;在面对困难时,他从石头河的坚韧中汲取勇气和决心。

如今,我回故乡的次数越来越少,每回去一次总让我伤感数日。父亲走了,石头河也变得那么落寞那么孤单。最近一次去石头河,我看见河水依旧静静流淌,河底的石头却不见了,河两岸被大型机械挖得疮痍满目,那些熟悉的杨柳早已被砍伐一空,取而代之是呼呼作响的风力发电。我的心像掉进一个冰窟窿,这还是我童年记忆中的石头河吗?

我闭上眼睛,脑海中是父亲的石头河,它流淌着爱与希望,承载着我们共同的回忆和对生活的执着追求,向远方不息流淌。

石头河啊,你教会我像河水一样勇往直前,像石头一样对理想坚定不移。父亲啊,在未来的日子里,无论遇到多大的风浪,我都会从您和石头河身上汲取前行的力量!